

不要跟踪我

「台湾」玄小佛



〔台湾〕玄小佛

不要跟踪我

花城出版社

粤新登字05号

不要跟踪我

〔台湾〕玄小佛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）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125印张 100,000字

1991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2次印刷

印数20,001—28,000册

ISBN 7-5360-0908-9/I·815

版权贸易合同审核登记粤字第14号

定价：2.55元

内 容 提 要

尚纯云，一个把莫扎特钢琴曲演奏得很好的富豪之女，
无辜地被人奸污了。不久，又有一个会弹琴的女孩被辱。某
报女记者程亦冰和特技演员麦立德不怕冒犯社会名流，决
心查出凶手。他们帮助尚纯云从懦弱中站起来。在又一次事
发之际，抓拿了凶手。这凶手到底是谁？

清纯柔弱的尚纯云出事后被她的父母、未婚夫以及整个
上流社会抛弃了，生活在一群平凡但正直善良的年青人中，
麦立德纯真的爱情；程亦冰和陶彩芝的诚挚友谊，温暖着她
受伤的心，使她走出懦弱与绝望，开始了一段崭新的人生。

青春飘散在一群群男孩、女孩的脸上，你看不到任何一双衰老的眼神。因为，从这里经过的，全是旁边那所大学的学生。

公车站牌旁边，排满了这些高声笑谈的大孩子；健康、开朗、朝气万分。

只有一个人不等公车。

她叫尚纯云。

柔婉、净白的面颊，瓜子般呈现出惹人怜爱的弧形。窄肩、细臂、瘦小腿，一种接近营养不良的纤弱，倒使得她有一股特别叫人疼惜郁悒的气质。

“尚纯云，司机还没来呀？”

同学经过她的身边，匆匆地丢下一句话。

她轻轻抿嘴一笑，浅浅的，乐谱把在胸前。

她是个不多话的女孩，浅浅的笑容，是她和善、惯性的

回答。

“唐宏呢？”

“他下午没课先走了。”

她的声音像她的笑容，一个样子；浅浅的、轻轻的。

同学走远了，是几个女孩，吱吱喳喳地感慨着。

“上帝的心是歪的，最好的全给她了。”

“连男朋友都像特别替她订做的。”

“好多人迷唐宏啦！”

“也好多人迷她呢。”

天色愈来愈暗了，司机还没来，尚纯云看看表，开始焦急。

晚上家里有晚宴，妈妈要她表演钢琴，她选了一节莫扎特的奏鸣曲。

夜间部的同学都陆续地来了。司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

要不要继续等？或者，自己叫部车回去？

尚纯云思忖着，校门口的路灯全部亮了，她犹豫的脸被照射得不安而愁郁。

不能等了，都七点半了，她已经站了一个多钟头了。

认定了这个想法，尚纯云挪动她细萝卜般的腿。

刚一移开脚步，尚纯云就被一股怪异的感觉包围着。是敏感吗？

尚纯云不能确定，但，有一双脚步声跟在后面是千真万确的。

学校不在市区，计程车要走一段路才喊得到，尚纯云开始被害怕纠缠起来了。

她不知道那双脚步是否有什么企图，她想往回走，继续等她家的司机。夜间部的同学都进校门了，整条幽暗的路，只有尚纯云和那后方跟来的人影，细长细长的晃在尚纯云身边。

正被恐怖绕结的尚纯云，一声喊叫都来不及，嘴就被捂住了，纤瘦的身子，像一只遭捆绑的鸡，丝毫挣扎的机会与余地都没有，就被拖进更幽暗的一角里去了。

尚纯云来不及明白一切，一股巨大的重击、打晕了她的神志。

迷糊中，她白色的褶裙被拉下去了，她听到混浊的呼气，她感到肢体被沉沉地压住。突然，她被一种尖锐的痛苦刺醒了。

她什么也看不到，这是一片幽黑的世界。

她清清楚楚地明白她遭遇什么了。

她狂嘶的哭，惊吓近于休克的哭吼。

但，她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。

压在身上的男人，伸过一只手，没命地堵着她的嘴。

“你的钢琴弹得太好了——太好了——”

眼泪绝望而恐惧地奔流。尚纯云朦胧地听到几句含糊不清的语音，一串撕裂的痛，残酷地向她侵入。

她晕过去了，人事不醒地晕过去了。

幽暗，依然幽暗。

有一双手抱起尚纯云。

“小姐——先把衣服穿起来吧。”

尚纯云看不清那是张什么脸，她所有的感觉是痛楚和露水潮湿的冰凉。

“我没捉到他，他跑得太快了。”

尚纯云脑子是纷乱、尖刺的。每一颗脑细胞，都像插了一根针，又痛又麻木。

“住哪？我送你回去。”

住哪？这是回家的意思。

回家？

尚纯云浑身颤栗不止，她的父亲、母亲、姊姊，还有唐宏的父母，还有邵家，还有——

有一屋子人在等她，等她的莫扎特。

“你可以坐摩托车吗？”

被扶到路边，尚纯云稍稍看清了一张年轻的脸，那臂力拉着她的手，那臂力——那臂力——

突然，尚纯云抽回了被捉的手，她恐惧地望着他，一步步地倒退着。

“不要怕，不是我。”

那及肩的乱发，那磨损的牛仔裤，那古铜的面孔，粗黑的凶眉，是他？是他吗？

不顾刚才的创伤，尚纯云退着退着，飞快地跑了，死命地跑，没有鞋子，乐谱也丢了，像一只幽灵，几乎脚不着地地消失在黑暗里。

尚纯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。

她没有按前院的门铃。

她由后院吴嫂每天买菜进出的小门，轻轻地敲，敲了好一会儿，吴嫂来开门了。

“二小姐，你怎么——”

尚纯云哀求的目光制止着吴嫂。

“吴嫂，让我——从后面厨房楼梯上楼，不要惊动大家，我——”

控制着翻搅的心绪，尚纯云苍白的脸，痛楚地望着吴嫂。

“我换了衣服，自己会下来，千万别惊动他们——”

蹑手蹑脚地上了厨房后小楼梯，尚纯云小心地关上房门，小心地脱掉身上的衣物，放了一大缸的洗澡水，滚热滚热的洗澡水。

洗去了眼泪，洗去了污泥，洗去了肮脏；洗不去沉淀在尚纯云心底的记忆。

捶打着浴缸，尚纯云将整个头脸埋进热水里，她是不准备将这张面孔再抬起来了。

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她听到妈妈的宏亮嗓门。

“纯纯，你怎么没等老陈就自己回来呢？快下来吧！大家等着呢！”

尚纯云将脸抬起来了，那原本就轻细的声音，此刻，更是昏沉得几乎听不清楚。

“——一会儿就下去，妈妈。”

吹干了黑丝般的长发，挑了件两截的白色衣裙，尚纯云在楼梯口停顿了片刻。

“纯纯，下来呀！你们看看我们家这朵含羞的小百合花。”

尚太太眼光，扬着大钻戒的手，笑得很满意地招着她的女儿。

尚纯云缓缓地下来了，她不敢看任何人，嘴角僵硬地露出笑容。

“小时候我们都管她叫小百合。”

尚太太得意地向宾客赞美她漂亮的女儿。

“我妈妈疼死她了，我好像抱来的。”

尚芝云一身玫瑰红的衣衫，是正流行的唐装式样，红宝石闪亮在她两耳，光艳极了。

尚太太高贵地露出微笑，趁人稍不注意，盯了大女儿一眼。

“当着客人讲话有点分寸。”

尚芝云是然不同于妹妹的，艳丽、洒脱、爱热闹、爱时髦，成天就露出口牙讲话，上天待她也不错，一口牙生得又白又整齐，比牙膏广告的模式儿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“纯纯，来！见过邵伯伯、邵伯母。”

尚绍田，尚家的一家之主，台北的大企业头子之一。

尚纯云是一只温顺的猫，从小，她就乖巧得教大人由心中爱起。

她让父亲牵着走到另一个企业家邵先生身边，礼貌柔和

的细声叫着。

“尚老，我们的福气没有唐老好，唐宏这孩子运气真不错，唐老，几时请吃喜酒呀？”

尚纯云接触到站在唐守基旁边的唐宏了，一阵罪恶感冲进尚纯云胸口，她躲开唐宏的注视，但，唐宏的目光不解地紧追着。

“纯纯，听唐宏说你后天有音乐会？”

问话的是唐宏的母亲，一位看来就慈爱的妇人，她有一份发自内心而不是衣饰帮忙的高贵。

尚太太得意洋洋地炫耀了。

“也不是什么大音乐会，都是些学校的代表。”

看看未来的媳妇，唐太太疼惜地摸摸尚纯云苍白的脸。

“纯纯，有点不舒服吗？”

尚纯云敏感的全身一阵抽缩，唐太太细腻的观察与关怀，引起了尚太太和其他人的注意。

尚纯云即刻走到钢琴旁，掩饰地泛起一丝笑容。

她没有说话，所有的力量都用来挤出笑容，用来开琴盖。

莫扎特降E大调奏鸣曲的第一章，幽幽缓缓地流泻出来。

全客厅的贵客都沉静地跟着琴键声音呼吸，黑丝丝的长发，纤细的双肩，柔和优美的侧脸，大家都沉醉了，沉醉在钢琴声里，沉醉在这美好形象的少女身上。

“弹得太好了。”

是邵先生的赞语，随后，弹得太好了这句话，就像队伍喊口令般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渗进琴音里。

尚纯云的鼻尖，一粒粒沁出汗珠，为练琴而不留一点指甲的手指，几次落错了键。

“太好了！真是弹得太好了！”

没有人发现错误。

纤细的肩，神经质地抖着，到最后一节音休止符的时候，尚纯云苍白的脸，发青得像抽光了血的人。

除了唐太太，还有唐宏也察觉出怪异了。

尚纯云的眼光不停地避开唐宏，她的心寒栗地打着颤。

这群所谓上流社会的企业家杯酒交谈中，尚纯云像一具幽魂，神不知，鬼不觉地上楼去了。

进了房间，关上门，尚纯云崩溃地扑伏在地毯上，无声的眼泪，一颗颗都像犯罪的刀——割砍着她。

——弹得太好了，弹得太好了……

那是魔鬼发出的邪恶声音，在暴力中，敲打进尚纯云模糊的意识。而这片模糊的意识愈来愈强悍，犹如一条钢索，狠命地缠住尚纯云，缠住这像百合花一般纯洁、娇弱的小女孩。

二

“总算等到你了。”

随着一个男性的声音，尚纯云后肩被一只有力的手拍了拍。

尚纯云震凝住了。

及肩的乱发、古铜色的面孔，还有那两道粗浓的凶眉。

“你的乐谱。”

尚纯云没有去接，她害怕、惊恐地退缩，四周来往的同学，没有一个她认识的，她求助地想喊！但她怎么喊？

“这是你昨晚在树丛里掉的。”

一声声撕裂的痛在尚纯云心底拉扯，她像掉进四周布满荆棘的深坑，没有一个方向可以让她挣脱。

“你怕我？老天！你真以为我是——”

“纯纯！”

是唐宏，怒容满面的唐宏。

“找你半天，你——这个人是谁？”

四周的荆棘愈来愈多了，仰望着唐宏，尚纯云肢体麻痹着，这个人是谁？尚纯云的舌尖冻结，哀恳的目光深深地投向乱发的男孩，央求地轻轻对他摇摇头。

男孩明白尚纯云的意思了，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哀怨，凄楚的一张脸，一句话不多说，掉头就快步走了。

“这个人是谁？”

唐宏疑惑，不满地瞪着那个粗壮，高大的背影。

“怎么会认识这个人？”

像一个刚从惊吓中被解放出来的人，尚纯云脸上稍有了些血色，但，惊悸依旧笼罩着她。

“我在问你话！”

唐宏吼叫了起来。

“求求你，别人在看——”

望着来往的同学，尚纯云轻轻地做着要求，往人较少的地方走。

“现在可以说了吧？”

紧跟在后面，唐宏不放松地质问。

“那个人是谁？”

坐在校园里冰凉的石板椅上，尚纯云无语地凝视着远方，两目写满了隐痛，但，又似空白。

这时候，唐宏的耐性已经用光了，他几乎想捉起这具沉默得近于没有生命的躯体。

“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昨晚在你家我好像看到鬼似的！”

今天又问什么都不回答，你在搞什么！”

眼泪又开始侵袭尚纯云，一波一波，不止的。

唐宏由不耐到惊愕，他又无措、又气恼，从小两家就认识，他未曾见过尚纯云无理由地落泪，她是个安静的女孩，是个不动声色、一切依顺别人的女孩。现在，她哭得那么绝痛、那么哀痛，天！发生了什么事？

“纯纯——”

微张的唇，轻轻颤动，又抿合了。尚纯云摇着头，细细、白白的十指交错纠扯搓着，搓出白印子，搓出一片酱红。

唐宏支着额头，刚才的耐性又被弄得所剩无几了。

“我求你好不好，你这样会把人搞出神经病来的！”

“唐宏——”

如何说明？尚纯云张着口，又咽回去了。

唐宏跳起来了。

“有什么不能说的！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我的耐心已经用完了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！”

尚纯云摇头，轻轻地摆动，一次又一次。

唐宏真是气到了顶点了，提起书就走。

尚纯云没有喊他，也没有追上去，她无助地扶着冰凉的石板椅，眼泪一颗一颗滴湿在石板上。

抬起泪眼，她看到一双脚，唐宏又回来了。

两人默默地望着，唐宏不再吼叫，他用他的眼睛，不死心地又绕回来质问了。

悲痛已经负压得尚纯云没有一丝气力了，而唐宏的目光

又是那么不放过，尚纯云的手紧贴着石板，声音像强风吹过屋檐，钻进窗口的细缝，似有似无的从喉管里幽幽地爬出来。

“我被强奸——昨晚——”

唐宏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是什么。

强奸？这是什么字眼？

害羞的小百合花？这朵害羞的小百合花被强奸了？这个纤细、娇弱、被家里认定、也被自己同意、有朝一日成为自己妻子的女孩被强奸了？

唐宏哑了，浑身像被灌了水泥，动也不能动。

三

十几个女孩，一个人面前一架打字机，老板的小办公室里传来陶彩芝理论的抗辩。

十分钟前，她被革职了。

“这种小打字行，我才懒得呆呢！不过你搞清楚！是你要我走路的，你就得把薪水算到月底！”

“上班接男朋友电话，十天你倒有八天提早下班，人家一分钟打三十个字，你一分钟打多少你自己知道！”

陶彩芝可凶悍的呢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老板，讲一句，跨前一步。

“谁上班不接几个电话的？提早下班又不止我一个！三十个字？你知道我少打啦？你在旁边啦？”

泼妇般的陶彩芝，倒是有一头又亮，又滑顺的好看长发，一边叫骂，那头长发一边飘呀飘的，纤瘦、高挑的个子，从背影猜测，一定漂亮极了。